

毛詩

卷十九



周頌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2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00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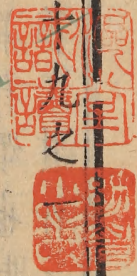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藏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

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洽據王

室言之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

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于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  
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  
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從征伐易注云行誅之  
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  
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改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  
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  
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  
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言優游未作頌聲乃人  
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  
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  
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  
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

卽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卽位之初者以卽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爲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

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裳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適雜戒云曰若稽古周公且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冥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



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  
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  
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  
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  
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  
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  
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  
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  
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  
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  
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  
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  
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  
頌聲但商書殘闕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  
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  
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  
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  
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

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  
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全美之名因此復  
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駟頌僖公是也止頌德  
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  
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  
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  
在成王卽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  
同按齊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  
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  
戢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二曰敷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  
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  
按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  
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  
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  
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畱之如鄭此言以  
攝政六年而六服成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卽位後十

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  
與殷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  
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  
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  
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  
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  
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  
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禘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  
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離於周  
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  
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  
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  
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  
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  
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  
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二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雍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手為成

工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卽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卽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爲卽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已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卽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爲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旣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壙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嘗類之是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

祭乃釋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命文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進以配天既配

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特邁也  
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疆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  
也武王之持疆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  
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  
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  
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  
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  
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  
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  
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  
既朝祭得禮則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  
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  
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  
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  
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于幼朝廟謀  
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  
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

求助故次小忠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  
 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  
 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  
 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釋以致胡考  
 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  
 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  
 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  
 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  
 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  
 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  
 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釋告之未祭  
 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  
 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  
 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故故同時而不次也且  
 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  
 聚釋禡為未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猶論難  
 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  
 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



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  
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  
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  
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正義曰旣言藏身  
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爲勢也以天爲  
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卽殺以降命也殺之言效  
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也陰陽之節  
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王降於社之  
謂殺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然也社者土  
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  
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  
以社五土之總神爲土地主也大同徒職曰以土會  
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川澤宜  
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芟物五曰原隰  
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  
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  
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

身卽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殺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

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  
爲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要理自  
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創爲之旣爲其器卽  
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  
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  
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  
川所以償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  
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  
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  
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  
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  
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  
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  
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  
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  
總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與舉卽是事也故云本  
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償鬼神言  
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

本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格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卓地生醴泉銀甕丹甌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廟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備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聖古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也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

政教象天地羣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  
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  
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  
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按  
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  
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  
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  
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  
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  
平有所由是故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  
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  
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  
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卽歌舞也故清廟經曰  
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旣祭之後述祭  
時之事情明非祭時卽歌也但旣作之後常用之故書  
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  
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  
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稱

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也不言  
 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  
 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  
 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  
 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  
 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  
 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  
 天作執競離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  
 工振鷺豐年潛有馨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  
 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詩邁與般  
 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  
 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  
 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  
 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  
 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  
 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  
 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  
 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

兵上肅準鳴鴉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  
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  
行之爲成王卽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  
爲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  
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  
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爲三年中  
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爲四  
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

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  
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

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廟本又作廡

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洛音  
 雒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  
 水剋火故改為各清廟八句至王焉○正義曰  
 旁佳朝直逢反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  
 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  
 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  
 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  
 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  
 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  
 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  
 秋冬之祭亦以祀曰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  
 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  
 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  
 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武皆  
 云烝嘗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按召誥經序  
 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  
 以周公攝行其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為主既成  
 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



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卽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旣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所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  
清廟至年時○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

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  
 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  
 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  
 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  
 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  
 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  
 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  
 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  
 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  
 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時詩人述之  
 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諷之箋云歌謂作  
 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  
 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  
 為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  
 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  
 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  
 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按鄭

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  
爲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  
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  
云象貌爲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  
宮室制度未暇爲天子制耳若爲天子之制其寢  
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  
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  
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  
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  
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  
爲室不爲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  
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  
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  
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  
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

堂位所朝爲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傳**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

也

**義**

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

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於

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

**疏**

於穆清廟

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

**疏**

毛以為於乎

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既內敬於心且

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

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

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

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

之廟後世常然供奉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

言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為人所樂無

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

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

水至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  
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其承順之餘同。於歎  
至行助。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為  
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為敬之美  
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為敬雍為和也釋詁云相  
助勳也俱訓為勳是相得為助。顯光至助祭。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註皆云顯光也見也於  
義為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  
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  
和也以肅雝承清廟之下官為祭祀之事而顯相之  
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為  
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  
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亦為相  
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註云四  
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和為諸侯者義得兩通也

在天

**傳**

執文德之人也

**變**

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眾

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

素知在生存

**疏**

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

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亦與鄭同。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

詁云配合會對也是對為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眾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

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

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

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

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為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

相通也。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駿長也。

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云駿大也。

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

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

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駿長至於人矣。

見厭於艷，反下，同與音餘，下同。○止義曰駿長釋

詰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

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

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

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諸侯多士

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

衍字與不見厭相涉，為誤定。本集註並無不字。

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太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不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註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尤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

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



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韓詩云維念也  
大音泰後太平皆放

此

**詁**

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  
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王受命造立周邦

未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  
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  
王之意故以太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  
王之廟言今已太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為  
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  
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告**太平  
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  
禮功成治定即太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  
愿我文王是制作之意也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  
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太平五年之末  
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  
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  
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  
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太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

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為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為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 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

不止行而不已 維天之命○毛以為言維此天所為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

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成當使曾孫成丁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為純美溢為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維此為異其大意則同○傳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意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

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命猶至不已○正義曰天之敎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正之事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假嘉溢慎收聚也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

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敎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市震反本或作順

按爾雅云蒞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丹

**曾孫篤之**

**傳**成王能厚行之也

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

維今也

○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

**傳**純大至

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詰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

○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

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  
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斂  
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  
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  
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  
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  
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  
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  
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  
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  
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  
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于是用文王之德制  
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王所用明子之法度  
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  
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  
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  
者虛白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

自觀經為說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成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猶舊章是也。○**會**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賁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

○刺七亦反

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

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  
 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  
 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邁殷  
 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  
 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  
 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  
 知頌必太平乃為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  
 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  
 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  
 是制象舞之意○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  
 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  
 為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  
 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  
 而為之舞故諱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  
 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  
 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為人子者貴其成



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尚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土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須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為之周公大作故別為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成二十九年魯為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按彼傳云見舞象箎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箎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箎舞者所執南籥以箎舞也其言箎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箎為舞曲不知所言安知箎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

復言秦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則于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文王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傳** 典法也

**箋**

云緝熙光明也天下

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行征伐之法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緝十入反  
**緝**維清緝熙○正

義曰詩人既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

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之

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

之乃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

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

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

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

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

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

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

俱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緝熙至五伐○正義曰

釋詁云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

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

巳寺流

卷十九之二

及古蜀

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是肇禋傳肇始禋祀也傳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

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傳肇音召禋音傳肇傳

始禋祀傳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為祀傳文王至上帝傳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

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侯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

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禘類即祭天也伐崇之

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

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我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凡告天

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禋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

證禋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

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  
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迄用有

成維周之禎傳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

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禎音貞爾雅云同

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舍人曰禎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

注禎字作禎○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

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

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  
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  
法為伐紂徵兆故為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云新王卽政必以朝

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朝直

**疏**

烈文十三句○正義

曰烈文詩者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卽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為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勅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文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其辭不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總之○**疏**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卽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亡今

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之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為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按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

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畢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傳**

烈光也文

王錫之

**傳**

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



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

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音壁

注下皆同祉音恥疆居烈文辟公○毛以為成王

良反竟也傳直專反

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

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

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

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

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

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

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

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

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

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汝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

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暴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

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使訓導之

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  
 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  
 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  
 矣於乎我之商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  
 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為助祭者有卿士  
 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  
 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  
 以此王天下之社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  
 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  
 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  
 維我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  
 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  
 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勲異績其出於外而  
 居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辟公  
 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  
 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  
 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  
 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享之美者於乎我之

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  
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至錫之○正義  
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卽言賜福是賜之以福  
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  
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丁之所錫  
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  
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  
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  
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傳**惠愛至天  
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  
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  
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卽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  
侯也此旣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二皆上戒  
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  
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  
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  
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  
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

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無封靡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

無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

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

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

封之

○累劣偽反下同 **○**封大至皇美 ○正義曰定四年

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

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

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

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

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  
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  
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爲一國之  
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則繼父祖之亂  
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  
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崇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  
爲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爲王者勸誘之  
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  
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  
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  
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爲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爲等  
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爲卿  
大夫之子爲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  
則其君之謂出封爲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  
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  
功者王則出而封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

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傳**

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

**受**

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

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

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

頌之不忘

**音導**

**言**

**文**

**也**

**教**

**訓**

**者**

**所**

**以**

**導**

**誘**

**人**

**故**

**訓**

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

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

之也○無張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國彊則四鄰

畏感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則

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

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

有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

難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

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

蓋至不窳

○大音泰大王太祖皆同蓋直雷反又音俯窳陽律反

**祀**

天作七句○正

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禱嘗烝但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總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

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先王至不窋○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太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辯之也諸蓋至不窋於時並為毀廟唯禘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禘祭按玄鳥箋云祀當為禘若鄭以為禘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禘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波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禘祭作序者言禘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

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箋**

云高山謂岐山也書

曰道研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

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岐其宜反道音導研口山反又口

見反幽

**疏**

天作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

彼貧反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

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

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  
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合子孫得保天  
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  
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

二句別具在箋餘同。○**作生**至所作。○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爲大也。○**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爲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爲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爲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變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白相對為  
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眾聚  
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  
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  
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  
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數耳○鄭注禹貢以  
為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禰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  
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  
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  
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為六也

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云彼彼萬民也

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

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

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

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

○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夷易羊豉

反下徐易曰皆同彼古卯反乾其連反巡苦魂反字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

參訂時驗謂平比之

**子孫保之**

○釋詁文○彼彼

至其德○正義曰彼徂為民徂則彼作為民作徂作

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

所行故行為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作

矣卽緜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

室以為常居言常言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

之往者以岐邦之居言使易之道者謂此居其性使

健和易愛民之情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

皆繫辭文也言乾以使易故為知坤以凝簡

人能倣易則其情易知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  
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  
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  
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為物所親事可長  
久是為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  
可廣大是為業有所成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  
事德業而已易簡為之無往不穴故彼又云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  
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此並之言卓然高遠  
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此二王  
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  
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  
主彌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  
易簡之王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尚  
賢以為名竊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  
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  
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  
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叅訂時驗是訂

為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  
立卓爾是卓爾為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諸陸圖書  
ZHUJI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義曰昊天有成命七句。正

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按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

毛詩疏

卷十九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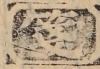
及古易

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存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恆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



云昊天天大

號也有成命者言期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

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

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

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成王王如字徐于

况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于况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



○昊天有成命

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同已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

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

毛詩疏

卷之五十二

及古

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不臥始於信順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為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德故因其祭而歌之○禮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其成周道故連言之曰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宜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

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  
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  
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  
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諡所言  
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  
王功非謂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  
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吳天至暴亂○正義曰  
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太帝而云吳  
天吳天與帝名同故解吳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  
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  
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  
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  
免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  
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  
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  
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  
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疏** 我將十句。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

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十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謂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饗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

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  
 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  
 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  
 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  
 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  
 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  
 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  
 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為文祖猶  
 尚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  
 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  
 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  
 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  
 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  
 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  
 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  
 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

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常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總設一祭必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總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福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則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傳**

將大享獻也

**釋**

云

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腩有天

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

○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

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脂徒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脂**絜**我將我享○毛以

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

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助之

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

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

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

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

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

道以為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

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施於

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福於文王此

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福也餘同

○**絜**將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詁文○**絜**將猶至助

之○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

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

神也牛羊克盛肥脂有天氣之助有其為天佑助故

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脂謂其



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  
蠶也謂其備賄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  
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  
是天之力天之助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  
佑助之維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  
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  
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  
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  
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  
有羊者祭天以物奠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  
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  
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  
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其羊牲注云  
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  
非祭天當為禋燎祀司  
中司命之等有羊也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傳**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

**禮**

云

儀式刑文王之典曰靖四方

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

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文既右而饗之言

受而福之

○嘏古雅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反毛大也釋詁文也刑既為法則式不

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嘏字皆訓為大此嘏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

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敬饗之○靖治至而福之○

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

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

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

方可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

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

福之謂神受其德

故降與之福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

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

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音句巡

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士佳反說文字林作柴行下孟反下出行同禪市戰及徧音遍



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士諸侯

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

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

于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載于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

是周公為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  
 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  
 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  
 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  
 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  
 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巡守至羣神。正義  
 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  
 為邦國命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  
 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又為封禪禮焉以  
 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  
 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  
 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  
 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主者守土專制一國告  
 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  
 事萬機耳日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  
 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  
 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

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  
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帥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  
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  
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  
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其事也  
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  
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  
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  
本巡守為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  
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  
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  
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  
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  
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禪言禪神  
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  
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太平

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

之享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  
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  
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三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祖首是  
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文參  
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  
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  
傳所說非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  
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禮於六宗  
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崇望  
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  
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按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崇  
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  
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嶺山喬岳不言  
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  
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禮  
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

耳之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邁行震動疊懼

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

云薄猶甫也甫始

也甫始

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

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

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

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

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誓武王之宜為君美



之也。○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去字本亦作

知音

**音**

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

智。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為安寧，百神及河輿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合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內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甚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

也。○**邁**行至岱宗。○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摺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也。○**薄**猶至美之。○正義曰：茅管傳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轉之為甫訓甫為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武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與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于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

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馬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蓋明序下之箋無徧於羣神也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

也之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

也傳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

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

之效也傳明矣至不疑○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

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

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

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傳明見至之效○正

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

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乂之人用次第處位

故也此經二句覆上右序有周故云言此著著天其

子愛佑序傳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傳戢聚櫜韜也傳

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也

震疊之效也

○戰側立反麤音羔  
韜吐牙反復扶又反

**釋**

正義曰戰聚麤韜

詰文麤者弓衣一名韜  
故內弓於衣謂之韜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夏大

**也**

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

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肆音四夏戶

雅反下  
注同

**允王保之**

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

保此時夏之美

**釋**

夏大

正義曰釋詰文

懿美釋詰文

肆者張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自此求彼之辭故  
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  
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  
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  
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為樂  
歌也春官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

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鶯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

服也



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

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

時之功也

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無競競也

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

釋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

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

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武王

○正義曰言有能持煥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

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  
 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  
 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  
 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  
 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  
 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  
 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  
 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  
 安之其意與鄭同。○**傳**競彊至福祿。○正義曰競彊  
 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太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  
 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  
 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  
 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  
 絕不**傳**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傳**自彼成康用  
 波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傳**云四方謂天



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

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

○斤絕覲反

**訓**

自彼至明察○正義曰訓自為用

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闕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云明明斤斤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

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傳** 喤

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

復也

**傳**

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

廟奏樂而入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

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喤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

同筦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甞甞  
 行貌穰如羊反一又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  
 反重也又音**傳**惶惶至反復○正義曰惶惶將將  
 服重直用反**傳**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  
 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惶惶樂也穰穰福也舍人  
 曰惶惶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  
 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  
 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  
 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  
 定本作覆○**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  
 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  
 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般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天子般辭致福罔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般辭也  
 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  
 則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  
 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  
 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  
 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

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

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

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  
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傳**

極中也

**箋**

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

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

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

其中者言反其性

也。烝之丞反粒音立阻莊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又音

刈鄭注尚書五蓋反本或作艾音同

思文后稷。毛以為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

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

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  
功矣。田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

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為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為粒率為循其文義大同。○**圖**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眾民也。○**圖**克能至其性。○正義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眾釋言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

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  
 萬邦作又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  
 食授以水之衆蠱食謂魚鼈也粒米也又養也衆民  
 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又  
 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傳**

牟麥率用也



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

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鳥五至以穀

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

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

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

夏之屬有九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貽○

音夷字又作詒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麩音同牟字或  
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廣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疆  
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  
唯季反下同涖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

**趙**

趙岐注云麩麥大麥也說文云麩周受來牟也一

麥二象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  
由自俱訓為用故率為用也

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  
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

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  
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注云白

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  
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

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涯  
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

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鬼  
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

上流猶變也。鵬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侯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曰：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日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矣。以燎不言迴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後稷養天下之功。



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  
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  
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  
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  
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  
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  
於樂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鐘師九夏是也書謠  
鳥以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  
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  
農稼今鳥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詒**臣工十五句。正義曰  
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

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  
 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  
 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  
 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  
 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敬諸侯  
 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  
 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  
 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  
 戾止王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  
 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  
 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  
 其言始見不  
 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傳**

嗟嗟勅之

也工官也公君也

**傳**

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

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

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

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

之朝無自專

○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嗟**

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不將遣諸侯不

直戒其身為其大斥故戒其卿大夫及申右以警切

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數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

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臣之職

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

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當爾當來咨謀爾度於我

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

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數而呼之

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

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

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眾民命之具汝所用錢鈔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銓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

○**傳**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勅而嗟歎故云嗟歎勅之非訓為勅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臣**至自專○正義曰此遺諸侯之歌勅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居

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勅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義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爲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爲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大行稟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

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臯陶謨云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勅而以為獨勅其卿大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勅其臣不勅其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為介故云勅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毋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

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薑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勅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小事必謀於廟也定本集注廟字作廟於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傳爲是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

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禽音餘耒力對反耜音似措七故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



保介至執兵

○正義曰此所以勑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勑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勑農則此入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勑農之事故勑之也不勑御人徧勑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勑車右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勑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西方為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春者以月令各命民修耒耜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各命民修耒耜其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耨不得於夏辰



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日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爲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禘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爲朝于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故勅其車右以其時事，卽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奈何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保之義。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傳**

康樂也

**箋**

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故我周

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

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

○於音鳥注同迄許乞反樂音

洛下同見

**傳**

康樂

○正義曰釋詁文○

**傳**

將大至

賢遍反

**傳**

豐熟

○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

歎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

受其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

是其為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

又為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

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

因以為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

德賜之豐年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

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

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雍州宜二種注云黍稷稻菽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

命我來人庠乃錢搏奄觀錕艾

**傳** 庠具錢

銚鎛錡錙穫也

**釋**

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

器終久必多錗艾勸之也

**音博** 奄鄭音淹王徐並如

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錗珍栗反艾音刈銚七遙反何士堯反沈音遙世本云垂作銚錡乃豆反或作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甫間也字詁云

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鐮古字也今作耨同獲戶郭反

本或作獲音同釋名云銓獲鐵也說文云銓獲禾短

鎌也此則銓器可以獲禾故云銓獲也

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銓截穎即獲也

義曰耨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銓古田器世本云垂作

銓宋仲子注云銓刈也然則銓刈物之器也說文云

耨田器也釋名云耨鋤類也耨迫地去草世本云垂

作耨釋器云斲斲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

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

耨六寸所以開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

入苗間此云耨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鋤

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銓獲禾鐵也

說文曰銓獲禾短鎌也然則銓器可以獲禾故云銓

獲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耨一鉞然後成

農是三者皆田器○耨久類多○止曰釋詁文

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奄為淹○爾雅云奄同

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爾雅云奄同

多銓刈但無傳可查故同之類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

云祈猶禱也求也月令

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噫嘻噫又作意同

於其反噫音禱禱丁老反又丁

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

**正義**

曰噫嘻詩者

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

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

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

而述其農事○**正義**曰春官太

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

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

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

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

是為穀求雨之祭故以土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

云

卷

及古

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或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夫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以為報天可以為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

孝經王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為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為一祭也按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總祀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總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噫歎也嘻

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

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

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

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

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

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假節並音格沈

云毛如字

被皮奇反

噫嘻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

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配光顯著如

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

種百穀典田之官也受率猶即合民二

汝之私田終於三十各墾耕汝

等猶大事汝所耕及時為祀罪忍其

失時欲命萬夫俱天下已汰



爲之祈神殷勤戒救故美而歌之。鄭唯噫嘻二字與駿字別又二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實有十千之部其說在箋。噫歎至王事。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救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救係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救之。噫嘻至百穀。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救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哀多美大而爲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先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註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置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恆性莫不急於未就惰於已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又能

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工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用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駿農夫也駿即爾風小雅及春宮籥師所云田駿者也田駿至典田之官而爾雅謂駿發爾私終三之農夫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也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

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

極其望也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

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

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

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  
萬夫之地方二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爲  
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

數

駿亦作浚  
本無發字

皆救民之言

故解其救意所在皆有  
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

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  
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  
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  
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  
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  
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爲大故云大發  
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  
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徧及天  
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  
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

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意也  
 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  
 之是為極望也。駿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  
 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為疾也冬官匠人云  
 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  
 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奔音義同  
 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  
 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  
 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救終已境界故指言  
 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  
 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  
 此三十里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  
 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  
 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  
 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吏  
 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峻田大夫峻即此農夫也

三十里而有一吏者，以大夫為之，等文以廣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次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言地三人，文亦彼心，言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開有通水之溝，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水，為其水之通，亦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土即有一徑，吟以通水，專其百夫有通水之湍，廣深各一尺也。此流上即有一人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耦廣五寸，二耦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五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

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鄭鄙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鄭長每鄙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鄰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

人差約而爲之耳  
橫流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焉兩夫俱南晦於畔上  
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  
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  
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澮也從澮必注於橫澮則南  
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  
畔其間南北者九澮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  
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  
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  
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  
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  
流水不得方折而逆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意喜一章

水必高天以燕之且川

天驚夫首式三十三

物其間南非昔人

火驚其東西之物

出百夫式于亞

入蓋降而為之

圖書集成  
JI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圖**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

也宋也

**○**振鷺上之慎反下音路一名春鉏

**圖**振鷺

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

服時王故能盡禮客王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  
頌之。○**禮記**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  
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  
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  
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後封卽  
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初以叛  
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  
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  
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  
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爲殷後也樂記註云投者  
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  
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  
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襯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而破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  
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  
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爲  
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旣以武庚君於畿內  
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  
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  
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於宋  
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旣殺武  
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  
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  
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  
武王始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  
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  
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  
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卽封杞武卽封宋也王  
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  
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  
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  
王者旣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  
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

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  
 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  
 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王所以通天三統立  
 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  
 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傳興也振振

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云白鳥集

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

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

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處昌  
 振鷺于飛  
 正義曰言有

振振然潔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  
 之澤色潔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

威儀之祀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潔白之容我客祀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潔白之容非但其求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倦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爲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巴振與鷺連卽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潔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離澤也謂澤名爲離故箋云西離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之西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太心曰我於周爲客臯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傳**白鳥至鷺然○正義曰

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  
 也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所云潔白之德即鷺鳥  
 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離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  
 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潔  
 白之義故云祀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也  
 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是也

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云在彼謂居其國無

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

長也譽聲美也  
斃音亦厭也厭於艷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云報者謂嘗也丞也  
豐年

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  
 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

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傳** 豐大稌稻也廩

所以藏齋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案** 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

○稌音杜徐勅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崔反倉也秭容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齋盛上音資

下音成穗音遂數萬  
色主反下數億同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皆

皆徧也

云烝進畀予也

注同妣必履反洽胡中反

豐年多黍○正義曰言  
本或作稔徧音遍予音與

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稻之多復有高  
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

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為酒以之為醴而  
進與先祖妣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

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豐大至  
曰種○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

沛國呼稻為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齋盛之穗者器實  
曰齋在器曰盛齋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

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為齋盛之穗也禹貢百  
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錕即穗也禾稼當積而

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齋盛之穗  
則自穗以往粘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



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為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專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為倉之總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齋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籍田之粟此言粟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為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為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億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為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

物豐訓為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  
 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  
 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  
 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為例耳他經散文  
 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圖**  
 皆徧○正義曰借訓俱也亦徧之義○**圖** 丞進界子  
 ○正義曰  
 皆釋詁文

### 豐年一章七句

##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

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瞽音古無目瞽曰瞽  
瞽音直謹反本或

作瞽合乎祖也本或作  
合乎太祖治直吏反



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

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  
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

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註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考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至於王業治至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戎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執磬祝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磬有鞀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靴

磬祝圉

**傳**

磬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

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桐崇牙上飾

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

鼓周鼓也鞞小鼓也祝木控也圍楬也



云瞽矇也

以為樂官者日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矇者相之又設縣

鼓田當作鞞鞞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

誤變而作田

○虞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鞞音胤縣音玄注皆同鞞字亦作

叢音桃祝尺叔反圍魚呂反桐荀允反鋸音據植時

力反又直吏反衡準盲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鞞步兮反控苦江反楬苦瞎反矇音蒙有目朕而



有瞽有無見也矇音了視矇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大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  
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  
爲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爲崇  
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  
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爲懸鼓也又有鞀有磬有  
祝有圜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  
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  
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  
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  
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  
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  
歌之○鄭唯應田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  
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  
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  
懸事於虞業言設則祝圜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  
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  
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  
也○**圖**瞽樂至圜榻○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之

屬職掌播鞮祝罔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枸爲懸也懸之橫者爲枸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枸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業卽枸上之祝與枸相配爲一故通解枸虞之體植者爲虞橫者爲枸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枸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枸文皆與虞相配枸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枸旣言業所以飾枸則與之爲一據枸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枸業旣橫則虞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旣用木則枸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虞業維縱縱卽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枸也虞者立於兩端枸則橫入於虞其枸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枸其上刻爲崇

牙以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  
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箎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箎飾  
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  
爲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  
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  
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柶虞之上角漢禮器制  
度云爲龍頭及頷曰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  
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嬰注云周人畫繪爲嬰載以  
璧垂五采羽其下樹髮於箎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  
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是應爲  
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  
其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旣是小田宜爲大  
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  
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  
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  
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  
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鞞者春官小師注  
云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柷木

控圍榻者以樂記有控榻之文與此祝圍為一故辯  
 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  
 木可知而略之太師注木祝敵也是二器皆用木也  
 臯陶謨云合止祝敵注云祝狀如漆篥中有椎合之  
 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  
 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  
 之鞞郭璞云祝如漆篥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  
 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  
 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以木長尺櫟之鞞者其名  
 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天子樂而知之其桐篥圍敵  
 古今字耳。○**瞽**瞽至作田。○正義曰瞽瞍相對則  
 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為瞽瞍故連言之解以瞽瞍  
 為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  
 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六十人春官序  
 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小師是以才  
 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  
 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  
 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瞍之下云視



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幟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幟引導鼓故知田當為幟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幟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備乃奏簫管備舉** 唶唶厥聲 蕭雝和鳴 先祖是聽

云既備者懸也幟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蕭編

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

○ 唶 華音

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絲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干反錫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反即乾餈也音唐遂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

**正義**曰釋樂

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筴李廵曰大簫聲大者言  
 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筴筴小也郭璞曰簫大者  
 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  
 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  
 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  
 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錫者所吹其時賣錫  
 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  
 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張皇或云滑饒  
 凡饒謂之錫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飢之類也管  
 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  
 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  
 謂之箛李廵曰聲高大故曰箛箛高也郭璞曰管長  
 尺圍寸併漆之有底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云我客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淡感於和樂遂入善道

終無愆過

○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

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在廉反爾雅作涪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涪魚

池小雅作潛時



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季冬

成土太平之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

而為此歌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

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

為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

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宮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略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

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置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按月令孟春獮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

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

在故言薦獻之

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鱧鱣鯉傳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潛糝也傳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

鮪絡也鱧白鱧也鯉鮎也傳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

音條鱧音常鯉音偃鯉音里糝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糝

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

因收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廕反

又心廩反宇林作採音山心反義同絡音

洛爾雅云鮪叔鮪鮎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疏猗與漆

毛詩流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以為可猗嗟而嘆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  
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梁之魚有鱸有鮪又有鱮鱮  
鱣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  
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為助餘  
同○**漆沮至潛**○正義曰漆沮自鹵歷岐周以  
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鹵言  
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  
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潛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投水  
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潛郭璞曰今之作  
慘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  
圍捕取之慘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  
義也然則慘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潛潛古今  
字○**鱸**大至鱸鮪○正義曰鱸鮪已釋於衛風言  
白鱸鱣鮪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鱣郭璞曰今鱣  
額白  
魚也

潛一章六句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云介助景大也

雝禘大祖也

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

祖謂文王

禘大討反大音泰  
禘戶夾反大祭名也

雝十六句。正義曰雝者禘大

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時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嘗禘當以

夏此卽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辯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禮記祭法禘嘗而郊稷禘謂祭天圜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圜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卽云釋又祭釋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旣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禘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禘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大祭也禮宜小者稱大者稱而禮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反禘禘而禘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



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小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祫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  
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  
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  
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  
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  
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旣見祐助於光  
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奴以皇考  
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  
以介爲助爲異餘同。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  
云相助勳也俱訓爲勳是相得爲助廣是寬博亦大  
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  
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  
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離離至  
歡心。正義曰離離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  
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  
離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慤而趨言  
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  
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牲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

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之類是也王  
 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  
 陳祭祀之饌敬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云肆祀  
 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  
 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  
 故不以為祭名理亦相通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假嘉也**

云宣徧也嘉哉皇

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  
 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

故

○假音暇徐古雅反哲音哲本  
 亦作哲同徧音遍下后知音智

**假嘉**

○正義  
 曰釋詁文

宣徧至君故○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  
 此大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  
 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于此則下  
 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

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子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敬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于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壽介以繁祉**  
**燕安也**  
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

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

以考壽多與福祿  
○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

犯諱當音處亮  
○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

是繁為眾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作為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

毛詩流  
卷七之三十五  
及古閣

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既右烈考亦**

**右文母**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



云烈光也子

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

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妣音泰下音妣文王妃



考至

大妣。正義曰以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法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

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離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見賢遍反下同

**四**

載見上四句○正義

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按經義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為祭王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能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

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  
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  
之祭也四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  
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

有烈光

**傳**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

鈴在旂上儻革有鶴言有法度也

**箋**

云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

度也交龍爲旂儻革轡首也鶴金飾貌休者休然盛

壯

○辟音璧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鑾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徐音英儻音條鶴七羊反本亦作鎗

同休許蚘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

**通**

載見辟王○毛以爲諸侯始來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



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已自求車服禮儀  
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揚陽  
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中央然而有  
音聲又以儻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鎗然  
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  
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旣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  
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  
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  
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  
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  
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  
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  
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鄭以介爲助辟公謂百辟  
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  
唯此爲異餘同○**傳**載始至法度○正義曰釋詁云  
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  
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爲然  
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

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旒上儻革有鎗鎗為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王為儻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旒鈴皆有法也。諸侯至盛壯

○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

也諸侯謹慎奉法即自求其章旒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旒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儻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

云有鎗故知鎗為金飾貌即韓奕所云儻革金虬是也休與烈光連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承言文故為盛壯

保之思皇多祐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 云言我皇

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

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 獻祭祀之禮

以助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

音戶

福也朝直遙

反下篇並同昭考武王享獻正義曰見武王

而言昭考故知為武王享獻釋詁文

○言我至多福○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

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

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

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

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也以

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

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

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

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

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

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

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之思皇也烈文辟公綏以

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

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

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俾必爾反本

又作卑緝七入反嘏爾反本俾使至之言○正義曰俾

古雅反祚才故反爾反本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

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

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

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

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

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

是為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

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

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

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

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于成王是

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

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

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按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有客二王之後為客也

見賢遍反序注同黜勅律反又作絀同

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

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爲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卽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誓。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殷尚白也

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



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

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

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

尊異故言亦駿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

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

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

○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

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駿



○有客有客○毛以為微子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

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

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

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紲以紲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歡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輿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爲異餘同○圖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圖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爲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爲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



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  
者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  
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來  
也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  
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  
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  
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  
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此此人賢  
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  
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離古今  
字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傳** 一宿

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 **傳** 云繫絆也周之

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

各殷勤 **傳** 繫勝立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傳** 云追送也

**反** 絆音半

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

之厚之無已

○餞音賤 樂音洛

**釋**

一宿至日信。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

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

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畱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

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畱十日不為各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

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畱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畱以十日為限按春秋相朝

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饗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大禮

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

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

乃可去也。○**送**追送至無已。○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

**夷**淫大威則夷易也。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

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

有度。○易以破。○**夷**淫大威則夷易。○正義曰：淫反下同。○**夷**大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秦大武也。云大武謂公作樂所為舞也。○大如字徐音

泰注。武也。正義曰：武詩首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

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  
 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  
 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  
 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  
 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圖大  
 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  
 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  
 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  
 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  
 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  
 武樂為一代大事  
 故歷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烈業也



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  
 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

○於音 **武** 於皇武王。○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  
為註同 **武** 王也。此武王可謂無疆乎。維其克商之

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為疆也。所以能致此業而  
得為疆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  
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  
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  
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  
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  
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  
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武**  
烈業。○正義曰釋詁文。○**武** 皇君至基緒。○正義曰  
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筮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述  
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  
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 迹劉殺耆致也 **武** 遏止

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

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

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

○ 遺於葛反者毛音指致也 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

也汲

**武**

述至者致 ○ 正義曰武迹釋訓文劉殺

音急

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

**遇**

止至五年 ○ 正義曰遇

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者為老也既言文王開後

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

之業也其勝殷已足殺紂而別言遇劉者則所遇非

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眾多

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

已被誅此等亦皆貶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伐

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

殺此謂遏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年

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

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卽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卽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大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于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爲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

###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

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朝直遙反注同



閔予

十一句。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二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



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  
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忠言懲  
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  
抗禮世子今始卽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爲類  
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  
考皆以武王爲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  
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  
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  
稱爲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似一人之作皆因朝  
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嗣王至朝  
於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  
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  
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  
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  
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  
謀爲政則是卽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卽政  
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  
當爲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辭者以其服

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傳** 閔病造為疚病也 **箋**

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

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 **○** 嬛其 **○** 頌反崔

本作梵疾本 **傳** 閔予小子。毛以為成王將蒞政而又作疾音救 **傳** 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疆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為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為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

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為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不行立子繼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繼我之小子當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是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常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致忘故夙夜行之。鄭以為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憊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惟此為異餘同。閔病至疾病。正義曰閔病疾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為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孃孃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閔悼至之中。正義曰閔者哀憫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

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  
身孤特故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疾  
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為病  
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庭直也** 云茲此

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

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

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上時掌反又  
如字孝行下孟

反 **庭直** ○正義曰釋詁文  
○茲此至私枉○

**庭直** ○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

也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世  
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  
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  
為上以直道事天為君所以救民故為下以直道治

民卽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  
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卽不私枉之  
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  
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維予小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音序緒也音云

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

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

不忘也音懈音序緒音正義曰釋詁文以已世相

至不忘音懈音序緒音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

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

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武王之

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為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

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

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云謀者謀政事也

訪落十句

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別分渙散

也

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

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

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

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扶

夫初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

收斂之

○艾五蓋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奐

**國**

訪予落止○毛以為成王始即王政恐不

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為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已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為異餘同○**國**訪謀至渙散○正

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  
 莊三年紀季以鄗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  
 判為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王肅云將  
 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  
 意或然。昭明至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  
 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  
 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  
 知率時昭考一句為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  
 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率時昭考  
 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謀也率時昭考  
 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  
 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  
 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  
 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  
 不堪繼續  
 故易之 **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  
 云多眾也我小

予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



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

○難如字協韻乃且反任

音士下二篇注

**釋**

多衆至未平者。正義曰多衆皆同長張丈反

皆同長張丈反

釋語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志

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志在致政之後下

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

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

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

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

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

已得臣之助則堪之

故以無助為未堪也

**以保明其身**

**紹**

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

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

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

休

許蚪紹繼至之位。正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  
反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  
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  
耳故知繼文王陽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  
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  
下文義正同彌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  
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  
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  
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  
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  
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  
此事告羣臣令為已謀之也

###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一  
本無之字  
正義曰敬之詩

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  
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

此歌  
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恩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曰監在茲

**傳**

顯見士事也

**釋**

云顯光監視也羣臣

見王謀卽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

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

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

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也

易鄭音亦王以豉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

時掌

**禮**

敬之敬之。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敬其事而行

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

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  
 照臨四方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  
 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之  
 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漸學之今日有所成就月  
 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  
 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  
 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  
 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顯見士事○正義  
 曰顯見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  
 眾事是士為事之義也○**○**顯光至在此○正義曰  
 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  
 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  
 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暗昧也其吉凶  
 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  
 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  
 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  
 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  
 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

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  
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 繼

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 傳 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

大也仔肩克也 傳 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

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

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

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

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

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佛毛符弗反鄭音

彌仔音茲毛云仔肩

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  
肩古賢反德行下孟反注同淺子熄反道音導

**釋** 小子至肩克○正義曰十二篇亦有小子於是始  
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

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  
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

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  
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

○**釋** 緝熙至之志○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  
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

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  
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為無所

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且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  
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

本集注漸作凌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  
意以已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

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  
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

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興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為主人臣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致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本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 敬之一章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匪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云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

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

為政以救患難

○毖音祕難乃且反禍難之難皆同



小毖八句○正義曰小毖

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劄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

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  
 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例皆  
 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忠**  
 慎至患難○正義曰忠慎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  
 字而名曰小忠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  
 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  
 是其  
 早也

于其懲而忘後患莫予萃蜂自求辛螫 **信** 忠慎也萃蜂

摩曳也



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

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

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

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

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

誅 ○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弃普經反爾雅作專音

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掣曳以制及艾音刈字或作

忒下同劓初亮反復扶又反譎音決誑九况反

予其懲八句 ○毛以為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

云我其懲劓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為劓艾故慎

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

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辛

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已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劓

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

信如彼桃蟲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

飛維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

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

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

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以蓼莪之辛苦然  
 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  
 此之故求人助已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  
 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  
 讒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  
 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  
 少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  
 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若皆由不慎其小  
 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  
 助之意也○**○**弃蜂摩曳○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  
 謂相擊曳入於惡也彼作曳字古今字耳下肅云以  
 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若孫毓云羣臣無肯齊  
 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若之毒此二家以弃蜂為雙  
 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  
 說○**○**懲艾至刑誅○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  
 息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  
 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  
 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

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三周公自東都  
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  
年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  
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  
曳我也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  
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  
螫如彼毒蟲之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故言謂將有刑誅

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肇**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

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

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

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 **拚**拚芳煩反鷦子消

蟲鷦至終大。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鷦舍  
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鷦郭璞曰鷦鷦亡消反桃雀

也俗名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鷦鷯者也陸璣疏云  
 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鷦故俗語鷦  
 鷯生鷦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以  
 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  
 同俱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  
 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  
 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  
 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  
 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  
 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  
 不誅管蔡也○肇始至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  
 釋詁文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  
 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  
 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  
 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  
 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鷦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鷦  
 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皆惡鳥也按月  
 令季冬云征鳥鷹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鴉不類鴉自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鴉鴉桃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鴉鴉桃鳥也郭璞云桃鳥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玉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鶻雀郭璞注云鴉鴉是也諸儒皆以鴉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鴉與題肩及鴉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未堪家多鴉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難予又集于蓼



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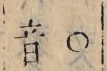
也



云集會也未任總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謂使

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

也



○蓼音了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

蔡之事上經謂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

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  
 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為文蓼辛苦之業故云又集  
 於蓼言辛苦也。○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會釋  
 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鬪不息於王者為  
 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為喻謂長  
 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  
 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  
 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云籍田甸師氏所掌王

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

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

○芟所銜反除草也甸田見反

三十一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  
 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



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  
 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  
 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  
 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獲所由言其  
 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  
 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  
 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  
 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  
 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  
 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春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  
 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  
 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籍  
 田至籍田○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  
 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  
 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  
 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  
 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

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  
 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  
 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  
 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  
 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九  
 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耳其  
 士蓋八十一人為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  
 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  
 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  
 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  
 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  
 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  
 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  
 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  
 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  
 當王親為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  
 力以為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  
 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按景帝詔曰

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  
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  
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  
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  
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  
此偏得籍名攢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  
田于畝者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  
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  
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  
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  
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盞盛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戴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

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強強力也以

用也  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

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間民今時

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

治田業將耕先始芟作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

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

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

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 ○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

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去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

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除草也畛之忍反徐又音重

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音亦長張丈反下同

徑古定反間音闕傭音容賃女鳩反烝音證解音蟹

**說**

載芟載柞。毛以爲周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除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下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爲三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賁然而衆。其來饒饋之人。卽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爲苦。乃謂饒已爲勞。息逆而媚。其行饒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旣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合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縣然。用其力應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

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寶億而及稱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爲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于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爲祭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嚮爲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爲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卽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俶載爲熾蓄熾然入地而蓄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之禮以祀宗廟以洽百禮爲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旣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除草

至以川。○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是除草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訓幼者之衆，卽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饗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有力能兼人，故云：強強力也。以者，庸質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載始至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爲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也。指地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尚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

餘力彼民作畔注云變民言畔異外內也然則畔民  
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開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  
職任萬民其九曰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  
開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  
有開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之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  
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  
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卽東西也彼  
雖爲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  
之世而得有開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  
存立於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  
是雖太平之世必爲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  
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  
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  
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  
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  
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家盡行  
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爲  
千耦與十千維耦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



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  
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  
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  
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

**有嗜其饁思媚其婦有**

**依其士**

**傳**

嗜眾貌士子弟也

**傳**

云饁饋饗也依之言

愛也婦子來饋饗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

勸其事勞不自苦

**傳** 嗜勸惑反饁于輒反

**傳**

至于弟

○正義曰以耘者于耨饗者必多故知嗜為眾貌士  
者男子之稱而不在于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饗故為  
子弟此經言有嗜其饁以日之婦士俱是行饗之人  
七月云同我婦子即此之士也  
○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  
○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  
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

**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傳**

略利也

**傳**

云俶載

當作熾蕃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

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蕃之而後種其種

皆成好舍生氣○略如字字書作畧同俶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蕃下篇同箇戶南反下篇

同熾尺志反盛也蕃側其反○正義曰釋種章勇反下其種同株音誅

生○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為舍猶人口舍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

子內舍生氣種之必生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

庶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庶耘也

音亦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

爾雅作繹繹云生也厭於艷反下同縣縣如字爾雅云庶也韓詩作民民云眾貌庶表嬌反芸也說文作

穠音同云穠耨鉏田也字林云穠耕  
 禾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  
 前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釋訓云驛驛生也  
 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厭厭  
 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  
 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  
 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  
 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  
 箋中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  
 餘眾苗齊等者庶是芸之別名縣縣是庶之貌釋訓  
 云縣縣庶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  
 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  
**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濟濟難也  
 云難者穗眾  
 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

○穫戶郭反積子賜反  
 又如字注同秭音姊  
**濟濟難**○正義曰釋訓  
 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

毛詩流

卷之四十一

及古閣

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穗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云烝衆難進也

進畀予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妣也以洽百

禮謂饗燕之屬

○烝之丞反畀必二反注同

**烝**

百禮言多○正義曰檢定本集注

皆無此文有者誤也○烝進至之屬○正義曰烝進畀下洽合皆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餽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為合聚眾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烝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為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為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為饗燕之禮皆觀文為義故三者皆與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有

飶其香邦家之光

**傳**

飶芬香也

**箋**

云芬香之酒醴饗

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飶蒲卽反芬芳也說文

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

**傳**

苾芬香○正義曰飶者

音同一音蒲必反注同

**傳**

香之氣故爲芬香也○

芬香至榮譽○正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

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

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義同是於

鬼神之辭也及知此爲饗燕下爲祭祀以饗燕施於

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

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有椒其馨**

胡考之寧

**傳**

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

**箋**

云寧安也

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

○椒子消反徐子料

反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

取椒氣之芳也按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註

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  
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椒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

**椒** 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  
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飶

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者周書謚法保民者  
艾曰胡胡為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

德蕩曰雖無**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且此  
老成人是也

也振自也 **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

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

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禮莫不

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也反又

三餘反下同 **傳**且此振自○正義曰毛雖有此訓  
見賢遍反 **其**義與鄭不殊○**振**亦至今時○

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爲振亦古也  
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  
燕祭祀謂爲之得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  
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  
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  
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  
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  
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  
爲徵應者也以其分爲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  
慶於下句但禎祥爲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  
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  
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  
嘉慶自天爲之享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  
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  
今時美此太平之主能重於  
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田器也



良耜二十三句○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

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富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夏夏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夏夏猶測

測也



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蕃是南

畝也種此百穀且種皆成好舍生氣言得其時

楚側



反爾雅云麥麥耜也郭  
云言嚴利也種章勇反  
以麥麥然利刃善耜始事  
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之穀其實皆舍此當時生  
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之  
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饟者維  
是黍也既饟到田見其農夫所載之笠維緝然其田  
器之罽以此趙而刺也以藹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  
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掙  
掙然爲聲既穫訖乃積聚之粟粟然衆多所積聚者  
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地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踪踐  
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  
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  
如此國家乃殺是牲牲之牲有掙然者此牲之角用  
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  
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  
畜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  
俶載爲熾蓄爲異餘同○  
以麥麥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

之意也釋訓云叟叟耜也舍人曰叟  
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或來瞻女載筐

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薶茶蓼

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



云瞻視也有來

視女謂婦子來歸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

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薶

去茶蓼之事言閔其勤苦

又其校反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了反

引此以蓀茶蓼茶蓼上音徒下音了

是用縛之事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蓋



草○正義曰

虞蓼某氏曰蓄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  
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  
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  
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西有原有  
隱故並舉水陸穢草○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  
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正明此以爲不寧故知有來  
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之下卽云饁黍故知筐  
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  
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賤而用稷  
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  
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筥其罇故知見  
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耨去茶蓼之草定本  
集注皆云耨去茶蓼之事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  
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揜揜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揜**揜

揜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

**揜**云百室一族也草

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

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

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

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湫間而耕入必共

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釀之歡○朽虛有反爛也控

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珍栗反積千賜反比

步釀其據反又其略反合錢飲酒也城○正義曰

釋訓云控控獲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

孫炎曰控控獲聲也皆取此為說也城之與墉俱得

為墉但此比高大故為城百室至之歡○正義

曰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

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鄣是鄣以鄉尊於遂

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

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尙  
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  
室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於視親  
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  
有同祭酺合醻之歡也故徧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  
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鄣之田爲  
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  
制與遂同故得舉鄣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  
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  
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較人職又有冬祭馬步  
則未知此世所云蝮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  
壇位如雩祭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  
長幼相醻酢焉鄭於彼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  
故此以酺言之蝮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  
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  
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  
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醻卽此合釀  
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云合錢飲酒爲

釀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釀是也族師雖云祭酺  
不言卽爲釀飲酒禮記自有釀語不云釀是族法鄭  
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釀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  
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卽云春  
秋祭酺亦如是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  
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  
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醕酢也鄉飲  
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  
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  
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  
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爲同族之禮

殺時犉牡有掾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黃牛黑

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

云掾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

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

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

○特如純反本亦作特抹

音刺復扶

**傳**黃牛至往事

○正義曰釋畜直云黑又反下同肩特以言黑肩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

者眾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肩曰特取此傳

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

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

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

仍用黑肩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

角天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

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

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

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則為嗣嗣續俱

是繼前之言故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項前一也皆

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往也

○ 捭角至司嗇。正義曰：此有捭其角與兕觥其  
觥角弓其觥，觥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饗  
是婦子所為也。言寧止遙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饗之  
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  
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  
豐年也。嗣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  
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  
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  
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  
文連禘牲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則求將  
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  
有良司嗇，謂求善田，峻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  
年豐，故也。司嗇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  
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云繹又祭也。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

同日周口繹商謂之彤

○繹絲衣繹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

釋戎餘戎反尚書作彤音同

**釋**

絲衣九句。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

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

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

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

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

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

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  
 玄去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  
 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已不  
 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  
 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  
 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  
 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  
 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  
 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  
 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釋又至之彤  
 ○正義曰釋又祭釋天文李巡曰釋明日復祭曰  
 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釋以祭之明日者宣八  
 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有  
 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釋是皆爲諸侯  
 所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釋故知天下  
 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  
 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  
 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

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卽賓尸之禮是卽大夫曰賓尸按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曰天子諸侯謂之釋卿大夫謂之賓尸是釋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釋賓尸者釋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釋商謂之彤者因釋又祭遂彤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釋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彤彤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鬲鼎及鼐

絲衣祭服也紕絜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鬲



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

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

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

次也鼎鬲弁上謂之鬲○紕手浮反徐手不反又音

弁皮變反侏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綵同鬲乃代反郭

音乃肅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鎡字音茲鑿音

孰門側堂也或音育冪二歷反絲衣其紕○正義

本亦作鬲鬲音圓弁古奄字曰此述繹祭之事

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畢者恭順

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

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

行禮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紕然而鮮絜在首載

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侏侏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

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墜之基告

君以濯具更視王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  
舉其肅鼎及肅鼎之覆幕而告此鼎之絜夫祭之初  
惟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  
以此至於祭末旅疇之節兕觥罰爵其厭然徒設無  
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息自反不  
謹譁不做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  
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  
歌之。○**傳**絲衣至之肅。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  
爲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爲爵弁爵  
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  
絰共文故爲絜鮮貌也戴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侏  
侏則侏侏人貌故爲恭順貌也某門塾之基者釋宮  
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宮匠人云  
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  
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各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  
事是塾爲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  
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  
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釋於門內爲失

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  
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  
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  
禮器曰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  
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  
事戶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  
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  
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爲  
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漸也釋  
器云鼐絕大者謂之鼐鼐既絕大鼐自然小故曰小  
鼎謂之鼐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  
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鼐及鼐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  
牛羊異者取鼐爲韻故變其文也。載猶至之鼐  
正義曰載者在土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  
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  
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  
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練衣與此絲衣也

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  
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  
由繹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  
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  
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  
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  
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  
主人卽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  
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  
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解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  
與此羊牛鼈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  
然是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  
羊之牛是告充鼈鼎及鼈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者  
謂特牲之禮為此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圓  
弁上謂之鼈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其觥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傳**

吳譁也考成

也



云柔安也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

者皆息自安不謹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先字又作兕徐履反又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觥

同斛音蚪本又作觥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

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

各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語反本又作

傲注同譁音花謹火官自娛吳譁考成○正義曰人

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自娛吳樂必謹譁為聲故以

娛為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柔安至休

徵○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宰特牲大夫士之祭也

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

今此釋之禮至旅疇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

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

旅而可獻疇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

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兕觥解者

以大夫禮小印以祭口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



謂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息自安則是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未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諱詳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傳** 周

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

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酌音灼字亦作灼大如字徐音泰

**禮**

酌九句○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觀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各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各篇爲酌毛以爲述武王取  
紂之事卽是武樂所象衆鄭以爲武王克殷用文  
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王所由功成而  
作此樂所以正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  
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  
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  
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  
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  
育養天下故詩人爲篇立名謂之爲酌序其名篇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  
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  
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  
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  
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周禮周公至而  
已。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  
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  
之時未奏庸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  
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

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為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  
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即政  
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  
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養取晦昧也

云純大熙與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

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

音鳥注同

**鑠**

於鑠王師。毛以為因告大武之成故

鑠舒灼反

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

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

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

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昧之事所以

為可美者以我周公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

殷非苟用強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  
 所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  
 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大武  
 以象其事。鄭以為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  
 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  
 師，眾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  
 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  
 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  
 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蹻蹻然有威  
 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  
 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絕，由是武  
 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  
 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  
 美至暗昧。正義曰：錄美釋語文。又云：遵率循也。俱  
 訓為循，是遵得為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  
 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  
 為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  
 緝熙之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

出於於乎美哉武王之川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  
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  
也。紂太至助之。正義曰紂大熙興皆釋詁文  
以卒行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  
依常訓以介爲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  
是文正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爲  
美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  
紂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  
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  
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  
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闡文王  
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  
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  
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躋躋是威武之貌故云  
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  
四年左

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

龍和也

躑躑武貌造為也  
龍龍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

川之躑躑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川之有嗣傳相致

○躑居表反造毛才老反  
鄭七報反諸也傳直專反  
龍和至造為○正義

魯頌稱躑躑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  
虞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

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龍龍至  
相致○正義曰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

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為聲故龍為龍也來即寵受人  
善美之故躑躑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

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  
嗣為傳相致也從大介至在嗣即之為三等言從周

之士有先  
實維爾公允師  
公事也  
云允信也王

後而至也  
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疏** 公士。正義曰：釋詁文。允信至之道。王故言武王之士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云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禡，馬嫁反。桓武志也。桓九句。正義曰：桓詩者，也。本或以此句為注。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

王將欲代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

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

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序

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

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

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闢土服遠曰

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

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

王業代殷為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  
 美武王意在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  
 山講武是軍眾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  
 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為事之次也。○  
 類也至師祭。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  
 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  
 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  
 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  
 文不旨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  
 總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  
 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大  
 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  
 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大帝也且人帝無時  
 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  
 陽詩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  
 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  
 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



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  
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  
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為  
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  
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  
之人周即當以右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  
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  
也於立表處為師祭表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  
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  
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  
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千百而多獲  
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  
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  
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 綏萬邦屢豐年



云綏安也屢巫也誅無道安天下則

巫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屢力佳反亟欺  
冀反數也下同



綏萬邦○

毛以為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  
 有豐年無饑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為善  
 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為善不倦故為天所命於是用  
 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  
 就先王之業遂為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  
 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  
 美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為異言於明乎曰天言  
 天道之大明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之故天以  
 武王代之餘同。○綏安至陽和。正義曰綏安釋  
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為疾是屢得為亟也經言  
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  
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即玉帛者萬國則唐  
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  
唯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  
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  
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說故得舉  
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

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傳** 十事也 **箋** 云天命為善

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

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 **○**解音 **○**天命至

義曰以天命匪解為下文總之克定厥家是天下之

事故知天命以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眾

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

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

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

於昭于天皇

以間之



間代也



云子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

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

於音鳥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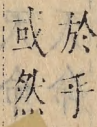
問問則之



間代

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

問注同



于為曰皇多為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

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



下傳意或然。子曰至代之。正義曰子曰皇君

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

也以武王伐紂即是明之

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齊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云大

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



齊六句。正義曰：齊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卽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無齊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齊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齊。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劍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大封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斃，我祖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爲諸侯。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祀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尙書

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  
 士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  
 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  
 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  
 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  
 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  
 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  
 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  
 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  
 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傳勤勞

應當繹陳也傳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

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

而行之令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敷音乎繹音亦徧音遍

下篇 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息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勅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勤勞應當繹陳。正義曰：皆釋詁文。敷猶至天下。正義曰：敷訓為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時周之命於繹息**

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

釋而息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勅勸之於鄭如字王音烏王于泥反

又如字勞心至勸之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

卜篇同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卦而作故

知於繹思是勅諸臣受封使陳而息行之文王之道

可承為大法故以文王之

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 賚一章六句

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云般樂也○般濶寒反

反般樂也音洛崔集般在句○正義曰般詩者

注本用此注為序文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

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士祭祀

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喬

嶽翁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



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為  
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  
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  
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匹故周禮岳瀆連文序  
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  
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  
於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  
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  
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隄山喬嶽允猶翕河

高山四嶽

也隄山山之隄墮小者也翕合也



云皇若喬高猶

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

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

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

者合為一

於音鳥注同墮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

下音岳翕

**說**

於皇時周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

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墮墮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岳者皆信按山川之圖者又合

九河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

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為君哀為眾為異餘同。高山至翕合。正義曰岳必山

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隋山對高山為小故知山之小者。隋墮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為

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皇君至為一

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為君君是周邦謂為天子也。巡守

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  
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  
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隨山喬岳允猶翁  
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按山川之圖  
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俱  
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岳故朱言涉其高  
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  
喬岳令與小山爲類是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  
岳之下可按山圖耳而并云用者山之與川共爲一  
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按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  
一故退翁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  
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按圖祭之故云信按山川之圖  
信者謂審信而按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  
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之爲一故云翁也禹  
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  
敷爲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

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同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  
陸分而爲九至下又合爲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  
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  
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  
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  
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也鄭注云河水自土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  
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  
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  
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  
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  
道故曰大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  
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  
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流而簡大也絮  
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絮絮苦也鉤盤者河水曲  
如鉤屈拆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曰  
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

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胡蘇者水  
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  
恒不前也鬲津者水多呢亦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  
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  
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鬲津今見在城平東  
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  
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山河之名下以縣  
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  
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  
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一百餘里則徒駭是九  
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  
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  
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絮覆釜文在胡蘇之下  
則三者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  
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  
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者皆爲縣屬平  
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  
璞言盤今爲縣以爲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

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為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為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為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為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予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為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為逆河入于海明并為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為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為一未知并從何也

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哀聚也



云哀眾

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哀蒲侯反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之今毛

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

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釋**

哀聚○正義曰

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哀衆多也俱訓為多是哀

得為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為配言徧天之下

則無有不祭故以為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

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

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

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

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

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

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

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

### 般一章七句


## 閔子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